◇尘世写真

聆听“故乡新闻”

[四川]汤飞

母亲说:“你龙叔到市里医院检查身体,龙婶两眼一抹黑,只得央求顾婶陪同,并由顾婶的女儿驾车接送。顾婶本不愿淘神(劳神费力),打电话向我抱怨。我说都是同乡,只当是帮忙做好事,帮外人都使得,帮本家人有啥?这份情义大龙记得住……住院期间,龙婶养的鸡,只好请你三妈代为照看。”

母亲又说:“老家的田地今天开始平整了,各家零散的地将集中划分,为今后规模化耕种、流转经营打下基础。”

几乎每晚,她都会为我播报“故乡新闻”。这些素材无需费心采集、加工——新闻主角或旁观者常主动找她聊天,而她再原模原样、原汁原味地转述,浸满乡土气息,让千里之外的我能够掌握小小徐家湾的部分动态——这是我与故土为数不多的联系。

徐家湾住着十余户人家,仅有一户外姓,不用上溯五百年,几代人之前便是一家。幼时,我们跟山湾一道成长,东家长、西家短被多事的轻风吹遍巴掌大的地方,关不关门都一样。彼时的乡村,日子清苦得无聊,但凡谁家有大事或突发状况,大半个湾的人皆不约而同地前往凑热闹,问这问那、人多嘴杂。比如杀猪,执刀者一人,摁猪者三四男子,看客若干;打水井照样能吸引男女老幼围观;若哪家修房,别家壮劳力总会搭把手,不要工钱,管饭就行。邻居嘛,并非泾渭分明,而是水乳交融。饶是如此,也会闹矛盾吵架,此时不必往前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,过些时日又和好如初,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,情分是吵不断的。

随着还乡间隔时间越拉越长,“看”家乡渐渐变为“听”家乡。在村小学就读时每日往返数次,去共和乡上学时每周来回两次,在县城读书则每月回家一次,到了省城则数月一回。工作后,偶尔一年才返回一趟。在通信尚不发达的年月,徐家湾的事辗转为我所知已成旧闻,而且难以构成完整的事实链条。当越过断点的重大事件传来,我总是特别惊诧:怎么会这样?

后来视频通话便捷了,父亲的话少得可怜,且逐渐模式化,彼此常有“努力找话也无话”的沉默,而母亲擅长摆谈家常话,话题从小家扩至大家。熟识的乡亲们在隔着屏幕的闲聊里呈现人生百态:“很久没活干了”——坐吃山空,“又跟老板发生冲突辞工了”——年轻人的脾气像火山,“生病了”——年纪也不大、体质挺好的呀,甚至“去世了”——画上一段故事的句号。我往往只听不评,从脑海里打捞与之相关的旧事,一切恍如昨日,今昔的距离只有“一眼”,默默感慨一番。而曾经灯火相映、鸡犬相闻的徐家湾,也变老了,监控中多有鸟雀飞掠,而少有人影经过,果然“人世几回伤往事,山形依旧枕寒流”。

不知什么时候起,家乡变成了故乡。说着、听着、想着、从监控里看着很近,然而熟悉的人缓缓走散于时光深处,熟悉的事干涸于岁月旧页,久别重逢,欣喜之中夹杂着一丝真实的陌生感。我终归是缺席了某些章节。

不过,这全然不妨碍我继续深爱着她。贺知章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,尽管“少”“老”对比鲜明,落脚点却在“回”,他得偿所愿。我也渴盼有朝一日,能在思念之河上驾舟回乡,重复唱着那首歌: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,可是你却依然是你……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铭心一刻

力气是浮财

[安徽]张颖慧

“轰隆轰隆”,夏日暴雨肆虐下的八都河,洪水就像脱缰的野马,嘶鸣着就将一座木质浮桥冲得七零八落。几个壮实的村民,紧揪着大社的衣襟,哀求道:“村长,不能下河去捞,洪水发威,太危险了!”大社杵在洪水咆哮的河边,发出一声重重的叹息。

这叹息,犹如一记重锤,砸在他和村民的心中。

大社家与我家就隔了一条八都河,归属却是两个村。天长日久,我村的姑娘成了他村的媳妇,他村的小伙子成了我村的姑爷,这种世代交好的关系,却被一条小河阻断,走个亲戚,唠个家常,喝杯老酒,都要绕远路。当了村长后,大社把修桥当成大事。他一户户上门做工作,倡议有力出力、有钱出钱,没有想到一呼百应,一座横跨八都河的木质浮桥,修成了。万万想不到的是,夏日山洪暴发,摧枯拉朽般把这座浮桥冲得无影无踪。第二年,大社又组织村民再修,浮桥还是成了洪水的“俘虏”。执拗的大社似乎与洪水较上了劲,第三次建起了浮桥,洪水还是不给“面子”,浮桥又一次被洪水“拐”跑了。

那天,大社站在河边思来想去,想起用铁索串起桥板,村里却拿不出打铁索的这笔钱。大社就想着到慕善古镇去募捐。听说大社要在八都河上建造浮桥,豆腐坊的老宁二话不说,给了大社八百元。炸油条的老洪,干脆捧起油腻腻的装钱铁皮盒,让大社扯起衣襟,“接着吧!钱不多,打半根铁索总行吧!”

有人牵了头,街头那些打白铁的、卖窑货的、做老秤的、制作鳖鳖蛋的,甚至烫狗皮膏药的人,都纷纷捐助。有位叫程永昌的老人,一把拿出六万元,颤微微地说:“冲你陆大社为人办事的实诚劲,我乐意出这笔钱!”

钱有了,带铁索的浮桥很快就修好了。

当年,大社作为县人大代表到县城开会,特意来看我,我望着瘦了一圈的大社,心疼地说:“大社哥哥啊!你哪来的那些精力啊!为一座浮桥,来回折腾了这许多年!”大社凹陷的眼睛深深凝望我,轻声细语地说:“人生在世,总得干点实在的事!更何况力气是浮财,用掉又再来!”

大社走了二十多年了。可每次被难处卡住,我总觉得他又站在跟前,还是那副轻声细语的模样:“力气是浮财,用掉又再来。”如今再咀嚼这句砥砺了大社一辈子的实在话,我喉头的苦涩里,竟慢慢泛出了一点甘甜来。

